

阳羽
·
著

对 叶莲

LOTUS
LEAF

隐藏在真相背后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还是令人战栗的情感纠葛？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阳羽

·
著

对 叶莲

LOTUS
LEAF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阳 羽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叶莲 / 阳羽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13-3848-2

I. ①对… II. ①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8764 号

对叶莲

责任编辑 王 平 王晓娣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八 牛

版式设计 冯晓驰

幅面尺寸 165mm×235mm

字 数 396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848-2

定价: 24.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对叶莲 contents

【第一章】 谋杀案

一、谋杀案	002
二、证词	013
三、会面	031
四、遗嘱	035

【第二章】 齐开褚

一、噩梦	042
二、初识	047
三、转折	052
四、坚持	058
五、命运	067
六、起点	078

【第三章】 多多

一、开庭	100
二、怀疑	116
三、车祸	126
四、自杀	136
五、基因	144

【第四章】 往事

一、开始	158
二、初恋	161
三、幸福	172
四、选择	186
五、决裂	196

【第五章】 真相

一、转机	208
二、开庭	215
三、反击	224
四、真相	235



第一章 【谋杀案】

「因爱生恨」、「豪门梦碎」……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章都是如此评价杀人动机。看不到什么新颖的观点，郁边城开始一页一页的关闭网页，滑动鼠标的手却在目光不自觉地扫过一张照片时顿住了。

这是张抢拍的照片，照片里的女人正在走出一幢房子，一左一右两个便衣，走向一辆警车。光线并不是特别好，角度也不佳，但总算是基本上照出了女人的轮廓和面目。

照片上无疑是谋杀的嫌疑犯——简千屈。

但吸引住郁边城的并不是她的容貌，当然，身为齐开褚身边最长久的女友，必定具有相当的美貌。他想看的，依然是她的表情。



一、谋杀案

为了庆祝“战无不胜”的大律师郁边城再次打赢官司，也算是在他不菲的进账中揩点油，案子的介绍人，他的老板张立辰，下班后硬是拉着他去了公司附近的酒吧喝酒。对于老板的“敲诈”，郁边城向来都是一个应对，就是默许。一方面是因为他生性不太愿意浪费时间说话，而作为律师每次开庭已经浪费了太多唾液；另一个方面则是他知道张立辰这家伙是老婆奴，每个月除了车马费，几乎不会有太多零花钱在身上，所以总是厚着脸皮蹭他的酒水钱；再加上他郁边城能在业内如此快速地站稳脚跟，终究是和三年前留学归来时张立辰“收留”并委以重任分不开的。因此，即便他个性再怎么冷漠自私，也不可能对张立辰的要求置若罔闻。

酒吧的门面位置不算最好，但也相对的不太吵闹，有一个演奏爵士乐的小乐队，顾客也以白领和老外居多。最重要的，不会有异性主动过来搭讪。

刚过七点，酒吧里人不多，张立辰靠着吧台占了两个位置，可以看见对面的电视墙，又点了一扎啤酒和几盘零食。郁边城把公文包放在边上，伸手松开了领带侧身坐靠在吧台边上。

吃点刚刚上来，这时不知道是谁把电视换了新闻，引起一阵嘘声。张立辰生性好凑热闹，也扭头嘘了起来。不过这一扭头，倒真是被他凑到了热闹。

“唉，小郁，这不是上次你不肯接的那个 case 吗，就是你那个朋友的弟弟被杀的案件？原来今天一审判决！”

郁边城条件反射地回头看了一眼，新闻镜头恰好被告的脸上停了大约三秒钟，旁白说着一审判决谋杀罪名成立，死刑，立即执行。他下意识地盯住那张脸，确切地说不是脸，而是表情。

从读法律系开始，他就跟着导师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从市井小民到达官贵人，甚至囚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导师教过他，从一个人的表情去判断他是否真的犯了那些被指控的过错并不科学，但是，见过越多的人，就越是可以发现大多数的人在撒谎的时候眼神或者表情是相差无几的。而大多数的犯人，要么是强硬地不可思议，要么就是恐惧得瑟瑟发抖，再不然就是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像眼前这种表情，他很少看见——茫然得仿佛事不关己，却又带着孩子般的害怕。

新闻镜头很快从被告脸上转到辩护律师身上，郁边城来不及看清她的眼神，因此无法判断她的表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只听到律师声明将会再上诉。

“嘘——”张立辰吹了一声口哨，“真是不得了的女人，敢杀齐家的人已经不是一般的胆量了，现在还敢继续上诉！我听说，齐家放言绝不会让她活过下个月。啧啧，真是可惜了那么漂亮的一张脸！网上说那女人跟了齐开褚五年，连孩子都有一个，也难怪她受不了他移情别恋。呵呵，这案子如果你肯接也许还有三分胜算。”他看了一眼郁边城，突然收口，换了一张嬉皮笑脸的表情，“不过当然，你是不会接的。对了，我家小毛昨天说，她表嫂的妈妈的同学的表妹有

一个女儿，是J大的高才生……”

郁边城的手机响了起来，及时地打断了张立辰的唠叨。他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机，习惯性地先看了一眼号码，只是一秒，张立辰还是眼尖的注意到他的嘴角不寻常地抿了抿。

似乎犹豫了一会儿，他接起电话：“喂，爸！”

“我今天晚上和师兄在一起……嗯……不用了……让他明天来我办公室好了……好，再见！”

他挂断电话，有一会儿怔忡，张立辰有些奇怪，这不像他熟悉的郁边城，心不在焉或者情绪外露都不是他的特点。张立辰拍拍他：“小郁，你家里如果有事——”

“没什么大事！”他把身子转回吧台，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从口袋里拿出几张钞票扔到桌上，拎起公文包走了出去。

一分钟之后，张立辰才回过神来，低声嘀咕了几句：“没什么大事还走得这么急！”随即也起身走出酒吧。

郁边城把左手的公文包换到右手，习惯性地用左手推开玻璃门，并下意识地扫视了一下身后，随即任玻璃门在身后自由关上，右转走向办公室，却没有注意到前台小姐明显地想要吸引他注意的微笑。

他和往常一样到的不算早也不算晚。九点钟上班，八点五十分到达，前后最多相差两分钟。由于考虑到开车很容易会因为交通问题而耽误时间，所以除非有拜访客户的预约，他通常都是乘地铁上下班。这也是他搬出父亲的房子时所用的首要借口，当然，之后他就在靠近地铁的区域内租了一套小公寓。

至于为什么不是买，而是租，他也说不上来。不是经济的问题，他已经晋升至张立辰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买一套小公寓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压力。但是，或许是因为他不太愿意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安身，又或许是因为他不喜欢地铁附近的嘈杂，反正，他说不上来。而且，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优势”，至少每一次被父亲或者沈姨或者好事儿的师兄师姐拉去相亲，他常常会因为自己的房产，加上不瘟不火的反应而减少“麻烦”。

他推开办公室的门，刚走到办公桌边，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他把公文包放到桌上，伸手拿起电话，一边拉开转椅，一边随口应道：“我是郁边城。”

是师姐打来的。几乎是第一反应，他立刻就开口道：“对不起，我还是拒绝。”

电话里好一阵的沉默，他知道这样做太直接，太驳师姐的面子，但是他也还是选择了沉默。直到对方叹了口气，挂断电话，他才从笔架里抽出一支钢笔，在手边的便笺簿上飞速地写了几个字，然后也挂断了电话。

盯着便笺簿上自己刚刚写下的“齐开褚”，郁边城微微皱了皱眉。他是真的不喜欢这个案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不喜欢。因为凶手，或者专业一点说，嫌疑犯，是齐开褚的女友，又或者更精确地说，是齐开褚儿子的母亲，却不是妻子。

主观上，他讨厌情杀案，因为动机无非遗产或者因爱生恨。而贪欲或者所谓的爱恨都是他认为的人类无聊的心理阴暗面。

客观上，他讨厌和当事人有瓜葛的案子。如果没有记错，他的好友齐启白有一个弟弟就叫齐开褚，这无疑会影响他做判断的专业性。

最重要的，按照他对齐启白的了解，他不会希望他的朋友卷入他们家的是非。他和齐启白是留学时候认识的。在他记忆中，启白不是一个对家人有太多感情的人，甚至可以说，除去血缘，他对于他的家，在普通人看来那个相当显赫的家庭，几乎是没有牵挂的。就连朋友，也几乎只有他一个人。

留学的五年，如果不因为都是中国人，又恰恰是同乡，而且在某一天巧合的为了某件事情一起和别人打架，估计他们俩会成为好友的几率也是零。毕竟，同样身为高才生，同样不喜欢太接近人群，他们都是同样被旁人看做“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聪明”却“冷漠自私”的另类。

而现在，齐开褚死了不到两天，远在美国的启白也没有和他联系过，他可以假定启白还不知道，或者就算知道也并不打算知会他。谁知道这件谋杀案里面会不会牵扯出一些家族丑闻。

所以，最聪明也最省事的做法就是拒绝这桩案子。

不过，出于对师姐一再拜托的好奇，他还是从抽屉里拿出放在办公桌里的眼镜，戴到鼻梁上，然后打开电脑，在网上搜索关于这件案子的相关报道。

媒体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相当高。齐开褚的父亲，不但是商界有名的人物，在政界知名度也不低，而齐开褚的外公，曾是某军区的高层。就连齐开褚本人，虽然不能排除祖上荫庇的可能性，但目前在商界也不是什么小人物。如此显赫的家庭，发生谋杀案，绝对是给媒体和市井小民提供了茶余饭后足够的谈资。

当然，大多数媒体都将焦点放在那个杀人的女人身上，她名字很特别，叫简千屈。所有报道都介绍这个女人是齐开褚现任女友，也是时任最长久的女友，但齐开褚在被谋杀之前打算在三个月后和另一个女人结婚。

“因爱生恨”、“豪门梦碎”……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章都是如此评价杀人动机。看不到什么新颖的观点，郁边城开始一页一页的关闭网页，滑动鼠标的手却在目光不经意地扫过一张照片时顿住了。

这是张抢拍的照片，照片里的女人正在走出一幢房子，一左一右两个便衣，走向一辆警车。光线并不是特别好，角度也不佳，但总算是基本上照出了女人的轮廓和面目。

照片上无疑是谋杀的嫌疑犯——简千屈。

但吸引住郁边城的并不是她的容貌，当然，身为齐开褚身边最长久的女友，必定具有相当的美貌。他想看的，依然是她的表情。

尽管知道仅凭表情去判断此人究竟是否真的犯了那些被指控的过错是非常不“职业”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仍然会下意识这么做，虽然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还是让他非常不喜欢自己，因为那会让他觉得自己不够理性，而“感性”是他一直鄙夷和蔑视的一项特性。

意识到自己又有了不理性的思维，他毅然关闭了网页。几乎是同时，从虚掩的门缝里传来

外面走廊上的一声问好：“老板好！”旋即办公室的门就突然被“撞”开，一个看得出曾经是椭圆脸形却因为发福而脸庞圆润的男人笑着出现在办公室里。他上半身越过办公桌，拍了拍郁边城的肩膀，“呵呵，小郁，昨天晚上我和你说起的那个J大的高才生怎么样？考虑考虑？”

郁边城视若无睹地继续看向电脑，仿佛突然出现的张立辰，不是站在眼前而是在电脑屏幕里。

张立辰对他的反应颇为挫败，收回搭在郁边城肩膀上的手，搔了搔本就不太整齐的头发，“小郁，你给点儿面子嘛！我回去一定会被殴打——”

郁边城不说话，重新打开网页浏览新闻。

“你老是这个样子，得有多少人怀疑你是个玻璃啊！”发现自己的苦肉计没有得到足够的效用，张立辰开始碎碎念起来。

“知道为什么我不想结婚吗？”郁边城冷冷地打断他。

张立辰愣愣地摇了摇头：“为什么？”

“我想起一个很久以前听过的笑话。”

张立辰完全陷入迷茫状态，笑话？这个十项全能就是没有幽默感的师弟，郁边城，要说笑话？现在是什么状况？

“有一对年轻人热恋，男孩子几乎一天一封情书写给女孩子。有一天，男孩子又给女孩子写情书，写道，我爱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海枯石烂永不变心，为你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只要可以看你一眼我少活十年也心甘情愿，等等。明天晚上老地方见。然后他写完了，署上了名。但是在准备封信封的时候他想起漏了一句，连忙补上，附：如果明天下雨，那就后天再见。”说完，郁边城终于把目光转向他，“如果两个人在刚开始的时候山盟海誓，可以为对方去死，到头来却还是要撕破嘴脸，为了房子财产大打出手，那么何必在一开始就要把自己陷入那种麻烦的境地？”

“你不一样！”张立辰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什么破冷笑话！你这种条件就必须要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做出榜样，否则那么多单身男女会引起社会问题！你看看你，”他不知道从哪儿变戏法似的翻出几份报纸杂志，上面印着郁边城的照片还有一些诸如“律政金童”、“法律界明日之星”之类的标题，“谁不知道你郁大律师是牛津法律系高才生，智商180的天才神童，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一腔热血，满心正义，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刚刚还慷慨激昂的声音在发现郁边城从眼镜片底下盯着他的时候慢慢小了下去。

一种从未在郁边城脸上看到过的神情让他莫名地打了一个冷战。原本挂着的笑很不自在地僵在了嘴边，让他那原本胖得颇有福气的脸在一瞬间变得有些滑稽。他下意识地收回和郁边城对视的目光，不自在地咳了两声，试图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就在这个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郁边城摁下通话键，前台小姐的声音传出来：“郁律师，有位小姐找您，她说，是您妹妹。”

“……”几乎十分之一秒的停顿，快到自己都来不及察觉，郁边城回道，“你让她进来。”语

毕，他的眼睛在镜片后垂下了眼帘，有那么一秒钟，浓密的长睫毛掩盖了他眼睑下方微微有些发育的眼圈。但几乎是立刻，他重新睁开眼睛，并且不动声色地把手里捏得紧紧的钢笔放回笔架，目光移回电脑屏幕。然后，听不出任何情绪的声音从电脑后面飘了出来：“如果有个女人可以问我一个问题让我回答不出来，那我就娶她。”

张立辰刚把门带上，郁边城就听见敲门声：“笃——笃笃笃！”前两声间隔较长，让人感觉有些犹豫，但后两声十分清脆。他不自主地扬了扬眉毛，站起来，走过去拉开门，一个短发身材高挑，穿着一身牛仔服的女孩出现在眼前。

“你早到了！”他微微侧过身，让女孩进来，口气并非指责，但也不亲切。

“啊——我性子比较急。”女孩走进门，在窗边的沙发前站定，郁边城注意到她耳根有些发红。不知道是因为他刚才的话，还是因为不确定应不应该坐下来的原因。

他用手指了指沙发，女孩立刻坐了下去，表情从刚才的局促缓解了许多。他走向办公桌，摁了通话键：“lisa，请倒一杯酸梅汁进来。”语毕，他才想起什么似的望向女孩，“我记得你喜欢喝酸梅汁？”

“啊——是的！”她仿佛吓了一跳，耳根再次迅速蹿红，然后点点头，“谢谢！”

之后空气里出现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直到前台小姐lisa把酸梅汁端进来又出去，郁边城才开口打破僵局。

“虽然你是我妹妹，我可以免费提供咨询。但我还是必须提醒你，我的律师费是按小时计的。”

“哦，是，对不起！”仿佛刚刚反应过来，这次她的脸也红了，“占用你的时间，我——”

郁边城举起一只手打断她：“客套话可以免了。爸爸说你有事要我帮忙，不妨直说！”语毕，他似乎不耐烦地喊了一声她的名字，“金香。”

他盯着她的表情就好像料准了她开不了口，他喊她名字的口气更是让郁金香吓得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但终于她还是只是不安地挪了一下姿势。

郁边城因为她的反应几乎在嘴角上勾起了一抹笑意，但是可能因为平时很少笑的缘故，在郁金香看来他的嘴角只是抽动了一下，就好像已经非常的不耐烦。为了不使自己的举动对于将要要求的事情产生副作用，她深吸了一口气，强逼自己压下对郁边城的那种就像是与生俱来的害怕，她壮士断腕一般开了口。

“我，我想请你，想请你帮我打一个官司。”刚开始的几个字她紧张得有些结巴，但之后她就像竹筒倒豆子一般几乎不喘气地说了下去。

“我的一个好朋友被控告犯了谋杀案，现在一审判决死刑，但是我知道她不会杀人，绝对不会，请你帮帮她，我找不出其他人有这个本事了，除了你。”

她脸红得就像一个熟透了的苹果，不过这回不是因为紧张和害怕，而是激动。两只大眼睛

直直地看着郁边城的脸，唯恐他那好看的嘴里会吐出一个“不”字。

郁边城看着她，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因为惊异。

一是吃惊于她会请他帮忙，这么多年他们关系一直不算太好，看见他她总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就算迫于无奈见了面也没什么好话说，他很清楚自己在她眼里的观感。而更吃惊的则是，这个城市虽然时常在发生谋杀案，但是刚刚一审判决处死刑的不会太多，除了几分钟前他还在浏览的那个案子。

可是，金香竟然认识那个简千屈？

可能因为过于吃惊，他竟然放任自己盯着金香好久，直到她终于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不是要我上次的事情道歉你才肯帮忙？没问题，我道歉，只要你能帮她！”她几乎是跳到他桌前，两只手撑在桌子上，从上面俯视他。

他更加吃惊，他不记得有几次金香和他的距离是在一米之内。而且，道歉？她会向他道歉？这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丫头会为了请他帮忙而宁可道歉？

这个简千屈，有这么重要？

“道歉？为了什么？”他下意识地有些愕然地问道，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表情看在金香的眼里是有些令人恼怒的“趁火打劫”。

“……”金香有些语塞，旋即恼怒地低声道，“就是上次我骂你，骂你……”她张了张嘴，终于还是没能说出口，然后尴尬地咳了两声，说道，“总之，我道歉，为我那么没有礼貌的行为道歉。”

郁边城的嘴角这次简直就是破天荒地翘了起来。

“没有礼貌的行为？”

这个丫头还真不是一般的倔，谁说她笨来着？在他看来，她岂止不笨，简直就是精明得很。她只说为她没有礼貌的行为道歉，却不说是为她错误的想法道歉，也就是说，他对他的观感依然没变，只是行为欠妥而已。

他身子微微向后靠，以便于不那么吃力地仰头看她。如果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想掺进齐家的纠纷，他想他会很乐意接下来逗弄一下这个难得向他低声下气的丫头。但是，他虽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而且他不打算冒着惹火她的生命危险，却只是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

“我不能接受你的道歉。”他明显地看见金香那两条有个性的眉毛一扬，他向后彻底靠在椅背上，顺手摘下眼镜，“因为我不能帮这个忙。”

“可是，你甚至还没有听我说是怎么回事……”金香叫道。

“简千屈！我知道，是简千屈！”郁边城有些庆幸自己拿下眼镜的举动，这样金香的脸在他眼里变得有些许模糊。

金香倏地住了口，她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原先高耸的肩膀仿佛突然间扛上了千斤重担，一下子垂了下来。郁边城原本因为刚刚摘下眼镜而有些模糊的视线已经变得清楚，他看到金香通红的脸一瞬间变得惨白。说不出为什么，他的心脏跳慢了一拍。于是在他自己意识到没必要之

前，他已经开口解释。

“其实之前就有人来请我接手这个案子。我看过资料，我只能说，对她不利的证据太多，而有利的证据却没有，我爱莫能助。而且，”他顿了一下，并不想说出最根本的原因，但看着金香的脸，一种奇怪的心理还是让他说了出来，“死者的哥哥是我的朋友，他不会希望我帮可能害死他弟弟的嫌疑犯辩护。”

不出他所料，金香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激动，她两眼瞪着他，似乎要说什么，不过只是几秒钟，她就挪开目光，垂下眼帘，然后很低地说了句：“哦。”

郁边城再次为她的反应震惊，他用一种自己也不可思议的口气问道：“你不想骂我？”

金香抬眼看了看他，没有料想的愤怒，却带着失望和无助，以及隐忍的泪光

郁边城仿佛被她的眼神刺了一下，他抿了抿嘴，强迫自己不要避开她的目光。

“我，”金香低下头，两只手紧紧地抓住牛仔外套的下摆，在那里扭来扭去，“我很抱歉占用了你的时间……对不起！”

最后三个字一出口，她就转身冲向沙发，拿起包往外走。但是那轻微的略带哽咽的语调听在郁边城耳里，就像滴在冰上的一滴热水，“滋”的一声化开了。

在金香的手搭上门把的同时，他听见自己喊住了她：“等一下！”

她迅速地回头，脸上的表情带着点恐惧的惊喜，但就是这种表情让郁边城无法懊恼地收回自己不理智的行为。

他不让人察觉地呼出一口气，冷冷地开口：“如果我答应帮你，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她紧张地看着他，一时之间没有回答。

他拿起钢笔习惯性地手上摆弄着，直到看到她眼里的泪光，以及她哽咽的语调，“你，想要什么？”

他放下笔，看着她，轻轻地说，仿若叹息：“只要你，不再姓郁。”

他清晰地看见金香脸上的血色在刹那间退去。仿佛又看见那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他看到爸爸牵着瘦小的她走向他和边珍：“这是你们的姐妹，她叫金香！”他仿佛又听见边珍的哭叫，“我不要姐姐！”还有金香惊恐而哽咽的声音：“哥哥，妹妹！”还有他自己的血液结冰的声音。

“好！”她的声音打断了他恍惚的神志，他注意到她的脸色依然白得吓人，但声音和表情却重新变得清朗而坚定。

她走向他，伸出右手掌直直地竖立在他面前。他错愕了一会儿，但立刻明白了她的用意，随即也伸出右手掌轻轻地击了上去。

她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在熬夜通读了简千屈的案卷之后，郁边城开始了解为什么师姐要再三请他接手。因为在没

有明确的目击证人和被告认罪的前提下，仅凭简千屈的指纹、可能有的动机和证人的证供就一审判决死刑，足以说明齐家为置简千屈于死地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那么，想要改变这一点，不但需要律师的业务能力、律师的人脉关系和在业内的地位也相当重要。

在法院，郁边城有相当的人脉，但是很明显齐家在置简千屈于死地这一点上也相当坚决。在申请成为简千屈的二审辩护律师之后，一天之内就有三个和齐启白与他都相熟的朋友来劝说他放弃接手这个案子，他又对于自己可能要冒着失去朋友的风险这一点，也渐渐有了心理准备。将近三十年的人生中，他第二次被迫面对一个几乎完全没有把握的事情。

在和金香交换条件的第一个晚上他曾后悔了一阵子，但现在，他反而有了兴趣。

得到批复之后，郁边城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事实上也没有时间可以让他浪费。因为简千屈的时间不多，而齐家又不断在施加压力，如果他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出极有力的证据，他就救不了她。

所以尽管不是第一次进这个高墙内，但当铁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时，郁边城依然有一种从暖气房突然走进冷库的感觉。他对门卫出示了一下证件，做了登记之后，被带到律师会面室。

因为是死刑犯，所以会面更加严格，郁边城不得不带了一个事务所的实习律师同来。而且会面室隔着一层玻璃，必须用电话通话，不很方便。

不过在和简千屈见面之后，他才发现这还不算是真正的不方便。因为真正的不方便，是简千屈本人。

他已经在无数网页和报纸上看见过这个女人，对她在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不算清楚但也不算模糊的轮廓，但是当他亲眼看见她的时候，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要发出一声叹息——她完全不符合他脑海中对所谓“情妇”的固有概念。

他透过玻璃看见她被两个狱警从一扇门里带进来，本来就不强壮的躯体在左右两个身高马大的人的映衬下显得更为纤细。就算被罩在那一层又旧又厚的囚服下面，郁边城还是可以勾勒出她原有的纤弱身段。而那张脸孔上，他几乎只能看到一双雾蒙蒙的眼睛。是的，雾蒙蒙的。他想不出更好的言语来形容它们。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之前会一直觉得她的表情很茫然，其实就是因为这对雾蒙蒙的眼睛，让人看不清后面的思绪。

她在对面坐了下来，狱警走了出去。

郁边城示意女同事在狱警走出去后关上门。他拿起电话，示意简千屈也拿起来。

“你好，我是帮你上诉的律师，我叫郁边城。”他注意到她的眼睛里有东西亮了一下。他补了一句，“我是金香的哥哥，她请我帮助你。”

“哦，我记得。”她眼里的光芒又暗了下去，并且咬了一下嘴唇，“初中的时候，你是学校里的，呃，风云人物。”她勉强地笑了一下，“但是我没想到，金香她，真的让你来帮我。我以为——”她没有说下去。

郁边城知道她的意思。金香告诉了他一些事情。她们俩从小学开始就是同学加好朋友，但初一的时候千屈的母亲改嫁，千屈转学之后她们就失去了联系，直到金香从报纸上看到千屈的

事情，于是她找到她，决定帮助她。这很不可思议，但很符合金香的个性。按照她的说法，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但看在郁边城眼里，简直就是愚不可及。

先不说她们已经十几年没有见面，而这么长的时间足够把一个天使变成恶魔；其次，她甚至没有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不惜用她视若生命的“身份”来换取他的帮助。他始终不能明白她的脑子究竟是怎么长的，她只有一句话：“只要你看到她，你就一定会明白，千屈，绝对不可能杀人！”当然，她也肯定搞不明白他的想法以及正常的人的想法。不过，以他们两人的关系，他不会去指出这一点，反正，梗在他心头十多年的刺终于可以拔除了，他何乐不为？

不过，在看见简千屈之后，他有些明白金香那个简单的脑子里的想法了。

简千屈，除了那双让人忍不住想要探索的眼睛之外，她的外表和她的名字一样，确实就像一棵千屈菜。之前看过的资料里说她是七月二十七日出生的，他好奇于她的名字，上网查过，这一天出生的人的生辰花就是千屈菜，这种花，或者说草，还有一个名字，“湖畔迷路的孩子”。她，真的就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看起来孤独、无助而且迷茫，带着孩子般的害怕，而且弱不禁风，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保护欲。

这对于金香这种以“保护弱小”为己任的人来说，简千屈无疑将是她人生最登峰造极的一次“壮举”。甚至，不惜让自己乘虚而入，被迫放弃她的身份。

但是，她看起来再怎么楚楚可怜，再怎么善良，这都不能在法庭上当做证据。而且他甚至看过比她长得更娇弱更善良的女人，却也真真实实地杀了人，家庭暴力案件中不在少数。当然，像她这么美丽的不多。

“我已经翻阅过这桩案子的资料，但是我还是想听你把案发当天的事情再说一遍。”郁边城收回自己又要开始的不专业的思绪，打开录音笔，准备记录。

她望着他，有好一会儿没有说话，直到他奇怪地再度看向她，她才开口：“你相信我没有杀人吗？”

听筒里传来的淡然的语气让郁边城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回应：“我很难回答，毕竟你曾经承认过自己杀人，这让你的证词很难取信于人。不过这不是我的义务，无论你有没有杀人，我都要尽可能帮助你减轻量刑。当然，如果你没有杀人，那最好。”

“我曾经承认，是因为绝望。如果不是想到多多，我不想让他有一个杀人犯的母亲，我不会求助于人。可是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帮不了我。”她定定地望着他，那抹孩子般的害怕又流露在她脸上。

郁边城停了一下，然后坚决地说：“不在于我相信你，而是在于你相不相信你自己。如果你坚持你没有杀人，那么就请相信并努力记住这一点。”他顿了顿，又加上一句，“我答应金香救你，我就一定会尽力。”

他说的是实话，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律师不是警察也不是侦探，存在的意义就是帮助委托人达成目的，至于真相如何不是义务范围。就算委托人罪大恶极，只要是他的任务，他也会

以无罪进行辩护。虽然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像金香，都认为律师是一个只认钱不认人不讲良心的职业，但是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这是职业使然。否则如果已经认定是罪犯，那还要律师干什么，直接判刑不就行了？

他认为这番话足以打消她的害怕，然而，她透过玻璃望着他，语气里竟然掺进了一丝绝望：“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你帮不了我。”

一股郁结之气突然袭上郁边城的胸口。他究竟是为了什么来见这个女人，这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女人，她凭什么断定他帮不了她？如果她觉得没有人相信她就帮不了她，那还翻供、上诉干吗？这个世界上，除了金香那个笨蛋，根本没有人会相信她没有杀齐开褚。

“如果我都帮不了你，那么没有人能帮你。”他冷冷地向她指出这一点，“金香也很清楚，所以虽然她很讨厌我，但还是来求我帮助。”

他很满意地看到她脸上的血色尽失。她的嘴唇抖了抖，眼睛蒙上了一层薄雾：“我能说的都已经对王律师说过了，我不想再重复——”

“但是我要再听一遍，因为你曾经有过太多前后矛盾的供词。”郁边城盯住她的脸，有些明了齐开褚为什么会把她放在身边这么多年，她确实有动人之处，柔弱的外表下竟然有着出人意料固执。

她瞪着他，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她确实瞪着他。他无所谓地回应她的瞪视，他见过更野蛮更令人恐惧的瞪视。

好久，她放弃了，唇边露出一抹楚楚动人的笑意，声音柔柔地响起：“你和金香很像。”

他有些失笑，从来没有人会说他和金香相像。他们两个人根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是天才，而她是蠢材，至多是庸才。

“开褚——死的那晚，”她接着说下去，但是在说到“死”的时候咯噔了一下，好像很难吐出这个字眼，“我不太舒服，想要回公寓，但是他一定要我带多多再住一个晚上，因此吃过晚饭没多久我就到客房去休息了，多多交给他们家阿姨带去玩了。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感觉胸闷，就跑到阳台上去透透气，却看见他和陈小姐，也就是他的未婚妻，他们在我边上的阳台上说话。我不想打扰他们，就退了回来。后来陈小姐走了，他来找我。我们吵了起来。”她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很不舒服的事情。

“我把他赶了出去。然后去陪多多。那天晚上多多睡不着，大概十一点半的时候，我去倒牛奶给他，上楼的时候，我经过开褚房间，他的门虚掩着，我看了一眼，他正在阳台上喝酒，但是我不想和他说话，所以我没有进去，直接回了多多房里。第二天早上，多多要找他，于是我们去他房间，却看见他，死了。”

郁边城发现她拿着话筒的手有些抖，另一只手紧紧绞扭着电话线，用力之大几乎勒得她纤细的手背青筋毕露。

郁边城换了一只手拿话筒，低沉地问：“但是，你一开始对警察的口供里并没有提到，你十一点三刻的时候去看过他，当时他还活着。”

她飞速地看了他一眼，很快地回答：“呃，因为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很重要。而且，刚开始我很害怕。”

郁边城注意到她回答这句话的时候异常地迅速，感觉上已经被人问过若干次，或者她已经回答过若干次。

他清了清嗓子，对她指出：“实际上，如果你一开始就不要承认自己杀人，后来也不要改变口供说你十一点三刻还看到他活着，这个案子就会对你有利得多。要知道，翻供这个事情本来就很麻烦，而你翻供之后却又在提供证词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前后不一，案卷上说你是齐家的阿姨指出你曾经离开你儿子房间超过十分钟之后才说出这件事情的，这些给审判长的印象会很不好。实际上，你根本不需要说出你当时看见齐开褚还活着，这只会证明你是看见齐开褚活着的最后一个人。也就是说，这件事情，除了给其他所有人提供了不在场证明以外，对你自己却毫无好处，甚至更糟。”

“但是，我不能撒谎。”她垂下眼帘，带着种楚楚可怜的味道，“而且，就算我不说，又有什么区别，我一样没有证据证明我的清白。”

郁边城心里闪过一抹异样的感觉，但是他没有继续下去，只是换了一个问题：“你和齐开褚争吵的内容是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我觉得这并不重要。”

“重不重要应该由我来判定。”郁边城干脆地说。他知道之前师姐也问过这个问题，但是她拒绝回答，而这更增加了她的嫌疑。

“事实上，就算你不说，也有人会说。齐家有好几个人听见了你们的争吵，你说过‘如果你真要做到，我绝不会原谅你’，而齐开褚说，‘多多不是问题’。”

简千屈的脸色再度变得煞白，嘴唇微微发抖。好久，她抬眼看向郁边城，低沉却坚定地说：“我没有杀开褚，他对我一直很好，我怎么会杀他？至于我们在争吵什么，和这个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那股郁结之气又一次袭上郁边城的胸口，他再次懊恼自己答应金香接手这个案子。这个简千屈，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加愚蠢，难怪师姐在把卷宗移交给他的时候说了一句“无可奈何”。他克制住自己想要拂袖而去的冲动，努力劝说她：“你认为他对你很好，因此你不会杀他，但是，我们都清楚，齐开褚打算和别人结婚。”他顿了顿，看见她苍白的脸，略微放缓了语气，

“我会尽全力帮你，但是首先，你必须配合我。你们争吵的内容也许在你看来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但原告律师单凭证人听到的这几句话就足以置你于死地。所以，如果你想救你自己，你就必须说出来。”

他几乎是屏气等待她的反应，但她的嘴唇翕动了几下，终于还是紧紧地闭住了。郁边城咬紧牙关才没有骂出一句脏话，老天，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难怪她和金香会是好朋友，这个女人是金香以外的第二个会让他挫败到想要撞墙的人。有句话怎么说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他这真是“天才遇到白痴，直接买块豆腐撞死”。

“时间快到了。”狱警打开门，探进半个身子冷冷地提醒了一句。

郁边城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关掉录音笔，对简千屈说了一句：“你好好想想，不管怎样，你的隐私和你的命比起来，哪个更重要。我争取过两天再来，希望那时候你可以配合一些。”

他挂断电话，起身离去。

二、证词

虽然和启白交好，但是这幢房子仍然是郁边城第一次来。

已经颇有年代的爬满了绿色爬山虎的红砖墙，和装着两个现在看来只能用作装饰的铜环的蓝灰色的门，将相当大的一个园子圈在了里面。这个地段寸土寸金，在这里拥有一套花园小洋房足以看出房主的地位与富有，或者祖上曾经的辉煌。

搜寻到门边和这幢房子不太相称的现代化的门铃，郁边城在将手指摁上去之前，有一秒钟的犹豫。但仅止这一秒钟，他还是摁了下去。

由于没有听见门内的铃声，以至于有那么一会儿他怀疑门铃坏了。不过没多久，门内就传来一阵轻快的小跑，然后门打开了，一张年轻俏丽的女性脸庞出现在他面前。看见他的时候，对方的眼里浮现出一抹疑惑。

“你好，抱歉打扰！我是简千屈的律师，我想要了解一些事情。”他递上一张名片，同时做好准备等待对方的反应。

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女孩子在扫过他的名片之后，没有他预想中的愤怒，只是轻轻抿了抿嘴角，继而抬头打量了他一下，然后嘴唇动了动，准备说什么，却被一个低沉的男声打断了：“开绿，什么人？是开蓝吗？”

女孩的眼睛飞速地瞟了一眼郁边城，眼光里似乎掠过一丝担忧，然后转向声音来源处：“呃，不是，是律师，大哥！”

郁边城的脑海中飞速地闪现出一张男性俊秀的脸庞，沉着地看向出现在女孩身后的男子，并低唤了一声：“启白。”

男子的目光从女孩身上移向郁边城，瞳孔因为惊异而慢慢放大，在身后高大的柏树的映衬下显得有些阴郁的面容呈现出一抹忽闪即逝的笑容：“边城！”话音刚落，他上前一步抱了抱郁边城，原本低沉的声音渐渐变得高亢，“好久不见，你怎么会来？”

郁边城反手抱了抱他，没有直接回答：“你回来了怎么也没有通知我？”

“进来再说吧！”齐启白望了一眼身后的女孩子，似乎刚想起什么似的对郁边城说道，“这是开绿，我妹妹！”

郁边城注意到齐开绿仿佛松了口气的表情，对她点了点头，随即跟随启白走进门。

经过一条两边种满了树木的小道，一幢两层楼的灰墙红瓦的小洋房出现在眼前。齐启白在前面领路，齐开绿沉默地跟在后面，郁边城心里闪过一种怪异的感觉，他觉得齐开绿有些害怕